

深耕本土文化打造独家IP 以建筑为魂、以历史为根、以体验为线

这个暑期,位于天津和平区的历史建筑张园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张园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通过沉浸式互动戏剧项目《潜伏风云》,实现了从“被参观的标本”到“可体验的活体”的华丽转身,成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典范。

8月22日晚,众多观众齐聚张园,化身为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的地下工作者,亲身体验情报传递、策反敌特、保护同志等核心任务。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体验中,观众可自由探索8条支线剧情,通过搜证、解谜、与演员互动等方式推动剧情发展。复古道具、夜间灯光与音效的精心设计,结合张园原有的建筑格局与历史痕迹,让观众仿佛瞬间穿越回1948年的天津。而多线程、多结局的叙事设计,更让每位观众成为“历史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自今年3月28日首演以来,《潜伏风云》已演出20余场,获得广泛好评。项目尤其吸引“90后”“00后”年轻观众,以及历史爱好者、谍战题材“粉丝”和团队建设群体。环境沉浸、剧情沉浸与互动沉浸成为该项目的三大亮点。不少观众表示,“仿佛真的回到历史中,与革命先辈并肩作战。”

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潜伏风云》制作人徐筱涵向记者介绍,为进一步提升体验,项目于8月22日推出新升级版本,优化演出场景与动线,增加80余处探秘道具,细化支线任务逻辑,并提升技术稳定性,使整体体验更加流畅。“与张园另一夜游项目《宋美龄耳环丢了》以观演为主不同,《潜伏风云》除观戏外,还融入游戏环节,为观众提供与演员互动飙戏的机会,沉浸感更强。我们还特别聘请了游戏设计师与戏剧编剧共同打造该项目,确保叙事节奏与用户体验的高度流畅。观众可执行诸如寻找城防图碎片、搜集线索、获取情报、探查长官机密等任务。在三个多小时的高度沉浸互动中,穿梭于百年洋楼之中,切身感受历史的厚重与信仰的力量。”徐筱涵说。

张园始建于1915年,素有“一座张园,半部津史”之称。《潜伏风云》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这座承载着浓厚历史文化的古老建筑,然而,在历史建筑中开展沉浸式演出也面临诸多挑战。由于张园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项目团队必须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创作。布景、灯光安装等都需巧妙设计,依靠内容创意和空间调度来实现沉浸效果。此外,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戏剧虚构、如何协调多线程叙事与动线规划,也是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回忆起《潜伏风云》的创作过程,徐筱涵感慨万千,“我们要在真实历史背景下进行合理的戏剧虚构与游戏设计,既保证项目精彩刺激,又不失历史厚重感。为了能给观众提供最好的沉浸互动体验,我们不断对剧本进行打磨,前后修改了近20个版本。在去年的12月31日跨年之夜,我们进行了《潜伏风云》的内部试演,但效果和我们的预期还有一定差距,于是决定推翻重来,所有演职人员在张园跨年并重新策划,时间非常紧迫。今年3月的首演,带给了我们很多意外的惊喜和感动。《潜伏风云》采用的是剧情动态发展,结局分为潜伏成功与失败两种,胜利结局有一定触发难度。在演到第7场时,观众首次触发胜利结局时,剧场以满天星光特效作为反馈,现场观众、

沉浸式文旅,如何“长效保鲜”?

本报记者 徐雪霏

【热点追踪】

近年来,沉浸式文旅项目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我们正逐步迈入一个“全域沉浸”的新纪元,万物皆可沉浸,体验无处不在。从沉浸式互动戏剧到沉浸光影艺术展,从主题沉浸街区到沉浸式夜游,沉浸式体验几乎覆盖了文旅消费的所有新兴场景,“文化+旅游+科技”的深度融合让人们对于沉浸式体验产生浓厚兴趣。如今,沉浸式体验不再只是一种体验形式,更成为引领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引擎。然而,当新潮事物成为平常,消费者逐渐回归理性。沉浸式文旅项目如何在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完成从靠新奇吸引体验者单次消费到长效IP(知识产权)运营的转型,打造既富新鲜感又具内容深度的高品质沉浸式体验项目,成为沉浸式产业面临的新挑战。



演员及工作人员都很激动。我们看着观众们满足的笑容,那一刻觉得这么久以来的努力都很值得。”

从张学良故居的《北洋歌洛克》《傅莱医生2》,到张园的《津门往事》《宋美龄耳环丢了》《潜伏风云》,再到曹禺剧院的《寻找戏剧家》,吉鸿昌旧居的《国魂》,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在沉浸式文旅领域不断探索,众多沉浸式文旅项目的成功落地,不仅是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典范,也为全国文旅融合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天津经验”。“我们认为,建筑本身是灵魂,而非单纯的演出背景。无论是张园、张学良故居、曹禺剧院,还是吉鸿昌旧居,我们都是在挖掘其历史背景与建筑特色的基础上,将真实的历史元素融入剧情设计。我们始终坚持‘内容为王’,挖掘历史IP的稀缺性,强调戏剧内核与互动体验的结合。通过多线程叙事、高重玩性设计、节假日主题更新、玩家社群运营等方式,不断增强用户黏性,实现常玩常新。未来,这种以建筑为魂、以历史为根、以体验为线的运营模式,还将在更多历史场所中延续与拓展。”徐筱涵表示。

经典文学与当代审美融合 内容才是沉浸式戏剧的核心

近年来,沉浸式戏剧以其独特的互动性、叙事性和体验性,成为文旅产业创新升级的一大助力。它打破传统观演关系,将观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深度融合文化内涵与艺术表达,为戏剧注入新活力,也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的深度与吸引力。今年,天津人艺实验剧场继《玩偶之家》《我,不一样的柴火》后,再次推出首部沉浸式悬疑惊悚戏剧《画皮之狐狸先生》,该作品改编自《聊斋志异》经典故事,通过沉浸式观演关系、惊悚元素与现代叙事的深度融合,引发广泛关注。

该剧在忠于原著内核的基础上也进行了大胆创新,将传统“女狐”形象改为“男狐”,并引入现代画家角色,构建出一个跨越古代与现代的双线叙事结构。作品不仅探讨了人性、贪念与情感等永恒主题,还融入了AI、外貌焦虑等当代社会议题,赋予经典故事新的时代内涵。

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会员、本剧编剧刘思佳在采访中表示,她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对传统《画皮》故事的现代性追问——原版中‘画皮’象征人心的虚伪和欲望,而当代社会对‘皮囊’的执念(整容、颜值崇拜)更甚,这让我想探讨‘外貌焦虑’‘真爱异化’等现代议题;二是对‘人性复杂性’的观察,狐狸们讨论的‘普信男’‘恋爱脑’,王阳的‘斯文败类’,胡小津的善恶交织,都是对现实中‘没有绝对黑白’的映射。此外,古今碰撞的趣味也很吸引我,比如狐妖使用手机、胡小津做整容医生、卫兰最终用AI男友弥补情感生活等,这些设定让传统神话落地现代,更易引发观众共鸣。”

刘思佳坦言,虽然曾有过不少编剧经验,但《画皮之狐狸先生》是她的第一部原创沉浸式戏剧作品,创作起来的确有不少的难度,“从文本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难点可能是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保持叙事的完整性,也要赢得互动的自由度,观众的参与可能打乱剧情节奏,在本文创作上要有半开放的态度。同时故事设计上要紧扣‘皮囊与真心’的主题,支线不能太复杂,避免喧宾夺主。在高潮段落的设计上要极致,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情感浓度。”

对此,该剧导演迟筱桐也深有感触,“中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我一直认为有很多好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挖掘的。《画皮之狐狸先生》就是我们对中国经典文学戏剧化改编的一次大胆尝试,但由于该剧为完全原创,从零构建剧本需在保留古典文学精髓的同时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但戏剧的内核是故事本身,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故事的本体不能被破坏,灯光、舞美、沉浸式互动,都是为故事内容的传递所服务

的。因此在舞台呈现方面,我们通过中国写意手法巧妙处理‘变身’‘燃烧’等难以实时呈现的情节,例如以红绸舞象征灵魂在火中升华,既降低技术成本,也突出东方式美学表达。剧中大量运用形体语言和蒙太奇手法,实现时空穿梭与情绪转换,但这对年轻演员的体能和表演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迟筱桐表示,自首演以来,《画皮之狐狸先生》的市场反响热烈,多场演出售罄,观众中出现大量“二刷”“三刷”现象,口碑持续发酵。不少观众通过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分享剧评、创作同人画作,与主创积极互动。迟筱桐也充分吸收了观众的反馈意见,表示将持续优化观众体验,包括调整座位布局等,以改善观看效果。

据悉,《画皮之狐狸先生》暂定于今年年底再度上演六至七场,未来有望成为天津人艺常驻剧目之一。该作品不仅拓宽了传统话剧的表现形式,也为经典文学的当代转化与沉浸式戏剧的商业化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创新博物馆发展方向 打造动态参与式文化体验

如今,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选择之一,在数字科技的赋能下,博物馆也一改传统的形象,积极探索“沉浸式体验游览”模式,这不仅拉近了文物与游客之间的距离,也搭建起人类与古老文明互动交流的桥梁。

由青海省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主办的“寻觅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XR沉浸式探索体验展借助LBE技术(Location-Based Entertainment基于实景的沉浸娱乐技术),为观众打造了一个逼真至极的三星堆考古现场;敦煌研究院联合腾讯共同推出的“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以1:1毫米级高精度还原了第285窟,借助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XR(扩展现实)、AI(人工智能)引

擎等先进技术和设备,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则运用5G+VR、投影技术、红外技术等科技手段,打造“5G大运河沉浸式体验区”“河之恋”720°环幕空间、“运河迷踪”青少年互动解谜空间等特色沉浸式体验场所,向游客全方位展示运河文化。这些博物馆沉浸式项目的火爆出圈,也预示着增加沉浸式参观体验,探索个性化历史呈现,已成为博物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2024年11月30日,天津博物馆携手宇宙猜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推出《宇宙猜想·启程》大型宇宙探索VR沉浸体验展,展览以中国人对宇宙星河的向往与探索为主题,采用LBE空间技术,1:1还原太阳系真实星体构造和12个浩瀚神秘星际空间场景,让游客穿越星河,身临其境地感受宇宙生命的力量。

今年8月23日,由天津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联合主办,安阳博物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办的重磅展览“商丘百工——三千年前的中国制作”亮相天津博物馆5楼7号厅。该展览中采用XR技术让沉睡千年的甲骨文变得触手可得,沉浸式体验和感受古老文明的神秘魅力。

以打造沉浸式光影艺术盛宴而知名的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在陆续举办了“‘梵高的世界’全景数字艺术互动大展”“天津数字文博基本陈列展”“飞天织梦·敦煌秘境——沉浸式艺术展”等展览后,今年年初又推出了沉浸式剧本游项目《古堡谜案1931》。

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工作人员张博伦介绍,该项目自2024年9月启动策划,邀请国家话剧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青年艺术家共同参与,旨在突破传统博物馆参观模式,充分利用法式小洋楼本身的建筑美学,如雕花楼梯、壁炉、八角宫灯等,作为天然剧场布景,结合实景、数字交互三重搜证模式,使参与者深度探寻这座庞大建筑的艺术之美,发掘细微,提升沉浸感与参与度。“《古堡谜案1931》的核心亮点在于‘时空交错的故事张力’与‘极致沉浸的复古美学’。玩家共有三种搜证模式,分别是实景搜证、数字搜证、交互搜证。其中,数字搜证是我们馆独特的搜证方式,侦探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观看文字图片甚至视频线索,通过AR互动、体感互动、超大视觉互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也充分体现了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的特色。”张博伦说。

在天津静象空间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屠金歌看来,沉浸式文旅市场自2023年起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光影技术、数字交互与演艺类项目不断丰富体验形式。该模式不仅有助于大中小型景区和博物馆深入挖掘在地文化,还可通过剧本叙事、游客互动等方式,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与消费意愿,有效推动文旅融合项目提升口碑、放大文化亮点的重要方式。天津沉浸式文旅项目在全国具有一定领先优势,但仍面临市场竞争加剧、项目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需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与常态化运营能力。

“沉浸式文旅开发有助于天津深入挖掘与表达多元文化,增强外地游客对本地文化的感知。但相较于国企,中小企业虽更活力与创意,在资金、政策、宣传及市场资源方面仍存在短板,需更多扶持以实现项目更好落地。只有鼓励更多文旅企业参与沉浸式项目的运营和在地文化精品项目的打造,才能为行业培育更肥沃的土壤和持续的生命力,助力天津提升文旅服务能级,持续在全国文旅创新中保持领先地位。”屠金歌表示。

这些年来,曹子里绢花不仅在工艺上经历了很大变革,在销售渠道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绢花加工厂主要是在北京天津两地进行售卖,也有很多山东的客人来村里收购绢花,再拿到全国各地去卖。后来,我们主要为天津绢花厂、红旗工艺品厂、裕丰泰等做加工。改革开放后,曹子里镇的手艺人们也都纷纷走出去,把一些先进的技术和销售方法引进来,曹子里绢花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对曹子里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是做花的找不着买家,买家找不着厂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销售起来就更加方便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销售范围一年比一年扩大,销售规模也越来越大。

但我经营的就是一个家庭的小作坊,受到疫情的影响,绢花的销量有所下降,尤其是今年。我们的主要制作范围就是头花和胸花,主要用作婚庆,但近些年年轻人选择用鲜花作为胸花的越来越多,而且绢花的价格很透明,利润也比较低,所以现在生意也不是很好做。

记者:您作为非遗传承人,有没有想过如何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李秀亭: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镇里的领导也跟我聊过,说传统曹子里绢花技术能保存下来不容易,得接着传承下去。但现在时代变了,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传统真丝绢花的全套技艺了,因为真丝绢花原料成本高,没有市场。而且现代涤纶绢花工艺更简单高效,年轻人更感兴趣的还是如何销售和对外宣传,对深入学习这种复杂的手工艺还是缺乏兴趣。像我儿子现在也和我一起经营家里的绢花作坊,但他传承的也是现代的涤纶花工艺。传统真丝绢花的全套技艺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会了。传统技艺中唯一还能在现代应用的,就是对花型的构思和创作能力,具体的操作技艺几乎无用武之地了。

但自从曹子里绢花申请为天津市非遗后,镇里和村里也为了非遗的传承组织了很多宣传活动,并且在曹子里镇设立了数百平米的绢花展厅,对传统绢花工艺进行展示和讲解,我也曾受邀到天津美术学院讲课,给学习艺术的孩子们讲一讲传统的曹子里绢花究竟是怎么样的。虽然这种传统技艺现在的应用处不多了,但说到底,非遗的活路在现实,曹子里绢花养活了武清大批百姓,这才是根基!

匠心工艺造就绢花价值

记者:曹子里绢花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您能介绍一下它的起源吗?

李秀亭:古人都爱簪花,每逢佳节、典礼、宴会等重要场合,无论男女,都有“簪花”的习俗,在中原和江南尤为盛行。明朝永乐年间,朝廷下令中原各省和江南向京畿一带移民,有些人便在曹子里镇移民成村,把制花的手艺也带了过来。曹子里人看到这个市场便进入家庭生产,做成花后走街串巷到集镇出售,以此补贴家用。听村里的老师傅们说,在清朝初年,曹子里绢花曾作为御用贡品上京进献,是达官贵人和清朝嫔妃喜爱佩戴的头饰,据说一枝花能卖5块大洋,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明清时期,因绢花需求量大,以拾棉庄为中心的绒绢花老艺人纷纷在京城开立作坊讨生活,形成了著名的花市大街。那时手工绢花因原料珍稀,又是纯手工制作,所以产量极少,师傅们做好就背到花市大街摆摊卖,但也因手工绢花十分精美,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

记者:曹子里绢花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在清朝能卖到如此昂贵的价格?

李秀亭:传统的曹子里绢花首先珍贵在它的用料,采用的是价格昂贵的真丝布料,例如洋纺、便利纺、绉缎、平缎等,这种原料不仅价格高,而且不易保存,所以在制作过程中要非常小心,避免过度的消耗。其次就是曹子里绢花采用纯手工制作工艺,每一步都是工人们用手一点一点制作出来的,步骤也十分繁琐,需要经过上浆、落料、染色、握瓣、粘花、攒花等十余个工序。

制作一朵绢花,首先要用绿豆淀粉调浆,然后浆布使其挺括,浆好后绷杆晾干防皱。再将浆好的布叠成约24层,放在木墩上用月刀锊子凿出花瓣形状。随后将凿好的花瓣染成所需要的颜色。这一步在我看来难度最大,因为真丝吸色性强,这就对操作者的手感、速度要求极高。要控制好染料、水、温度,以及“沾”的快慢时机,才能实现颜色由深到浅的自然过渡。这就像化妆一样,色彩调匀才能染得好。之后是窝瓣,趁染后花瓣湿润,用手、镊子或窝锤将其窝成花瓣造型。再将花瓣烘干,现

非遗新传

李秀亭 经历变革,曹子里绢花焕新生

本报记者 徐雪霏

曹子里镇是享誉全国的绢花之乡,曹子里绢花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从“一花难求”的御用贡品,到“百花齐放”的绢花工艺品,曹子里绢花经历了从原料到工艺上的巨大变革,生产模式也由最开始的小作坊转向大规模生产。如今,曹子里绢花行销全国各地并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被国家级庆典多次使用。2013年,曹子里绢花手工技艺被列入天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秀亭看来,传统绢花制作工艺为武清绢花产业的快速发展 and 规模扩大奠定了基础,但传统工艺要经历变革才能生生不息。



在都有专业的烘干机器,过去我们就是用煤球炉套铁桶,上置竹筛烘干。然后制作“捻芯儿”(花蕊)、“包骨朵”(花蕾),再用浆糊将花瓣、花芯、花蕾粘合成花朵,用缠纸的铁丝做花秆,最后将花朵、叶子组装成一束或一束花。这每一朵绢花制作下来都要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每一

步都不能出差错,在厂子里那时候会有技术非常过硬的老师傅们对我们进行质量检查,有一点不合格都不行,也是因为他们的严格,才让我的绢花技艺很扎实。

记者:那您是如何接触到这项非遗技艺的?

李秀亭:我今年70岁,印象中从我四五岁记事起,家里人就经常从生产队领些手工活回来。那时曹子里镇就有专门制作绢花的工厂,但厂子里人不多,大概几十人。镇子里其他人就是白天干活,晚上再领点技术含量不高的手工活回来干。我4岁就开始帮大人做这些手工活,比如粘个叶子,碾个花蕊,对制作绢花特别感兴趣。1971年,我16岁进入花厂,从粘花学起。我们现在粘花用的是胶,原来用的是江米熬成的浆糊,将花蕊包在里面,将花瓣由中心向外一层一层粘好,一瓣压叠一瓣,这就全靠手上的功夫了。

1976年,生产队安排我负责一个20多人的小厂子,但要做厂长就必须会制作手工绢花的全部流程,从那时起我开始和负责全厂技术把关的老师傅们学习,我这人可能做别的不行,但制作绢花我还真的是学得挺快的,很快我便掌握了绢花的所有技术。改革开放以后,我也响应号召走出去,去外地的加工厂里学习,把南方的技术带了回来,以改进我们的传统工艺。从那以后我便成立了家庭手工作坊,制作手工绢花直到今天。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生产队逐渐解散,您为什么还坚持从事手工绢花这个行业?

李秀亭:1980年,生产队解散后,大伙儿就都不干了。我这人笨,除了绢花我也不会干别的,而且我想这门手艺不能丢了,就去郑州一家花厂当师傅,教人家绢花技术。那时,我才发现那边做绢花用的是非常便宜的涤纶布料,这种布料不仅价格低,而且怎么压都不会坏,

这也给了我不少启发。在外地干了一年以后,听说家这边做绢花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就又回来了,继续干我的老本行。

现代工艺和传统技艺交融

记者:现在的曹子里绢花经过创新,和传统的相比有哪些不同?

李秀亭:从1980年开始,真丝原料逐渐被淘汰,几乎很少有人再使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涤纶面料。传统曹子里绢花首先成本高,一平方米真丝布要20多元,涤纶布才2元。而且真丝怕压怕潮,但涤纶布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随着技术的改良,我们将一部分人工制作改为机器制作,原来人工凿花瓣只能凿24层,现在机器冲压一次可以完成150层,大大加快了生产速度。原来都是人工上浆,现在我们都是将整捆布料交给染整厂统一上浆,节约了人工成本。并且现在染色也用的是新型染料,通过高温高压染色,效率更高,而且固色更强,出来的绢花成品也更加好看。

记者:您觉得和过去相比,改良后的曹子里绢花销量如何?

李秀亭:工艺改良升级后,我们现在制作的曹子里绢花不仅效率更快,质量也更好,更易保存,所以曹子里绢花也从早期较单一的头饰为主,发展到几百上千个品种。做出来的植物品种也十分丰富。因此现在曹子里绢花的应用范围也拓展到了更广的范围。

比如我们的曹子里绢花曾出口到俄罗斯作为美化环境的花卉,因为俄罗斯天气寒冷,新鲜花卉很难存活,但我们生产的曹子里绢花不仅美观,而且布料可以清洗,越下雨越好看,从远处看就像是真花一样,所以非常受外国友人的喜爱。